



聚散依依

馬來西亞聯邦的統合紛歧

青年手扛國旗和沙巴州旗遊行，支持正在對抗菲律賓蘇祿軍的大馬軍警
一場因沙巴主權而起的戰爭，激發馬來西亞各族子民的愛國意識
合併半世紀，經歷星馬分家後，這個聯邦國仍為種種內憂外患所困

撰文/黃子珊(經典雜誌撰述)
攝影/陳弘岱(經典雜誌攝影)

暑氣氤氳的午後，車子在沙塵滾滾的泥地上匍匐前進。陽光篩過兩旁單調而劃一的油棕樹，留下暗影幢幢。熟透的油棕果結實累累，原該忙於採摘的園區，此時卻寂靜得有點詭異。

這裡是沙巴東部的沿海城鎮拿篤(Lahad Datu)。這個沙巴最大的油棕種植區，一個月前因兩百位蘇祿軍持械登陸，聲討蘇祿王朝祖地，一夜間拉響了國安警報。蘇祿軍與馬來西亞政府對峙了兩個星期後，在三月一日開火。樹影交錯的油棕園區成了絕佳藏匿地點，使這場戰役格外棘手。

誤闖紅色戰區

聽說戰火稍歇，我們決定到前線採訪。沿途沒看到警戒線或站崗軍警。一股不安的空氣在流動，我們屏息留心著車窗外的動靜。距離戰場，只有數公里了。

「如果遇見蘇祿軍，就請他們抽菸好了！」同行的當地媒體《亞洲時報》記者艾文開起玩笑。語畢，眼前突然出現一個軍營陣地。發現有汽車闖入，數十名軍人警戒起來，立刻舉槍將我們團團包圍。「下車！下車！」迎面而來的是充滿敵意的眼神，隨著「啉嗒！啉嗒！」的槍枝上膛聲，氣氛愈發緊張凝重。確定是馬來西亞政府軍，我們急忙

二〇一三年二月，菲南蘇祿軍入侵沙巴東海岸索討祖地，引發戰火。荷槍實彈的員警在戰區嚴密把關。



重組與解構

馬來西亞聯邦成立五十年(上篇)

東西馬和新加坡小檔案

■ 西馬

地理位置：位於馬來西亞半島，舊稱馬來亞。北臨泰國，南接新加坡。與東馬之間以南海相隔。以西隔麻六甲海峽與印尼相望。

面積：131,598平方公里

人口與種族：2,350萬人，約占馬來西亞人口的8成。主要為馬來人，另有眾多華人和印度人。

首都：吉隆坡

宗教：伊斯蘭教為主，其次為佛道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印度教。

經濟：西馬的經濟活動占了馬來西亞聯邦的8成左右。主要仰賴電子產品、石油、天然氣、棕櫚油和橡膠的出口。石油和天然氣占了政府收入的4成。

■ 新加坡

地理位置：位於馬來西亞半島南端，控制麻六甲海峽，扼歐、亞、澳三洲海陸交通之要衝，地理位置重要。領土由新加坡島及其他54個小島組成。

面積：710平方公里

人口與種族：535萬人。主要分成三大族群：華人、馬來人、印度人，其中華人占了近8成。

首都：新加坡

宗教：佛教、道教、伊斯蘭教、基督教。

經濟：經濟活動以工商業為主，包括轉口貿易、加工出口、航運、造船、煉油等，亦為區域金融、高科技和旅遊中心。

關鍵大事記

1942-1950年代初期	合併計畫萌芽：二戰後，英殖民政府重返馬來亞、新加坡和婆羅洲。二戰激起了馬來亞的反殖民意識，馬來人、印度人、華人相繼成立自己的政治團體。英國計畫合併東南亞殖民地，以拖延殖民地獨立。
1953年7月	砂拉越解放同盟成立：砂盟開啟了長達40年解放砂拉越的鬥爭。
1957年8月31日	馬來亞獨立：馬來亞正式脫離英國獨立，為現今的西馬。東姑阿都拉曼為獨立後第一任首相。
1961年	馬來西亞計畫：東姑阿都拉曼建議，將馬來亞、新加坡、沙巴、砂拉越和汶萊，合併為「馬來西亞」。
1962年2月11日	印尼反對：印尼外交部宣布反對馬來西亞計畫，並在之後出兵討伐，展開為期3年的對抗。
1962年8月1日	庫博報告書：英政府設立的庫博調查團(Cobbold Commission)到婆羅洲收集民意後，總結報告當地3分之2的人民同意合併計畫。
1962年12月8日	汶萊起義：汶萊人民黨發動武裝革命，遭英軍迅速鎮壓瓦解。事後政府大肆逮捕汶萊和砂拉越共產黨員。汶萊之後退出合併計畫。

■ 沙巴

地理位置：位於婆羅洲北部，東邊與北邊和菲律賓隔海相望，南邊與砂拉越和印尼加里曼丹接壤。

面積：76,115平方公里，為馬來西亞第二大州屬。

人口與種族：312萬人，有超過30個族群，但沒有絕對的大多數。原住民群體由南島語系的杜順族、巴瑤族、馬來族、毛律族等組成，另有華人、印尼和菲律賓人等。非公民占沙巴人口4分之1。

首府：亞庇

宗教：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蘭教和佛道教。

經濟：經濟極度依賴原物料出口，主要為石油、油棕、木材、橡膠、可可，其次為旅遊業，為全國最貧窮州屬。

砂拉越

地理位置：位於婆羅洲北部，東北連接沙巴和汶萊，西邊和南邊與印尼接壤。

面積：124,450平方公里，為馬來西亞最大州屬。

人口與種族：247萬人，族群多元，原住民族群占人口比例6成，由南島語系的伊班、比達友、肯雅、普南、加央、馬來族等組成，另有華人、印尼人等。

首府：古晉

宗教：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蘭教和佛道教。

經濟：主要經濟活動為石油、油棕、木材出口，工業以原物料加工和造船業為主，為全國第四貧窮州屬。

1963年7月9日	馬來西亞協議：馬來亞、新加坡、沙巴和砂拉越代表，在倫敦簽署〈馬來西亞協議〉，共組「馬來西亞聯邦」(亦稱大馬來西亞，簡稱大馬)。
1963年8月31日	合併延期：原定的馬來西亞成立日，因菲律賓和印尼反對而延遲。
1963年9月16日	馬來西亞聯邦成立：馬來亞、沙巴、砂拉越和新加坡合組馬來西亞聯邦。
1965年8月9日	馬星分家：李光耀與主張大馬來人主義的國陣因政治理念不同，國會一致通過把新加坡驅逐出聯邦，新加坡宣布獨立。
1973年10月21日	斯里阿曼和談：砂盟代表與砂拉越首長簽署〈和談諒解備忘錄〉，大部分成員隨即重返社會。最後一批於1990年終結武裝鬥爭。
1981年12月31日	調整時差：聯邦政府順應東馬時間，將西馬的時間撥快半小時，宣示兩地統一。
2006年	東馬入境條例放寬：政府宣布新條例，西馬人民無須再使用護照，只要持大馬身分證即可入境東馬旅遊或洽商3個月。
2013年2月12日	蘇祿軍入侵：200位蘇祿軍以索回祖地為由登陸沙巴，與大馬政府開戰，至截稿前有10名軍警人員和63名蘇祿軍死亡。



英國北婆羅洲公司負責人柯維(W. C. Cowie)與蘇祿蘇丹合影。一八七八年，蘇丹協議以每年五千馬來亞元將沙巴屬地轉讓予該公司。（圖片/沙巴州檔案局提供）

舉起雙手表明媒體身分，軍方仍有所懷疑，扣著扳機一一檢查我們的背包和相機，確定無異才讓我們後退離開。

回過神來，折返三十公里外的媒體中心，才得知方才雙方交戰，一名大馬軍人和三名蘇祿軍死亡，難怪軍方如臨大敵。開戰至今，馬來西亞已折損了十名軍警人員，蘇祿軍也有六十三人陣亡。

「沙巴與菲律賓南部的關係，是很複雜的課題。」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新加坡理工大學資深研究員法理斯諾爾表示。沙巴原是汶萊王朝的屬地。一六五八年，蘇祿蘇丹協助汶萊蘇丹擺平了一場內戰，獲贈沙巴北部和東部的一部分土地。十九世紀初，英國勢力抵達沙巴。一八七八年，蘇祿蘇丹簽署協

定，以每年五千馬來亞元的費用，將這個沙巴屬地轉讓予英國的商業集團。此後，沙巴經過一連串的權力轉移，在二戰後由英政府接管。

菲律賓於一九四五年獨立後，蘇祿王朝劃歸為菲律賓政府。一九六三年，沙巴脫離英國管治，與砂勞越（現稱作砂拉越）、馬來亞（現今的西馬）和新加坡簽署〈馬來西亞協議〉，共組「馬來西亞聯邦」（亦稱大馬來西亞，簡稱大馬）。馬來西亞作為英政府的繼承者，繼續每年支付五千三百元馬幣（折合新台幣約五萬零五百元），給在菲律賓的蘇祿蘇丹後裔。

隨著蘇祿王朝沒落，天然資源豐富的沙巴，卻成了南海上的一塊肥肉，從此紛爭不斷。馬來西亞成立之時，菲政



沙巴亞庇外海的加雅(Gaya)島上，菲律賓移民在此建村三十餘年，已繁衍至第三代。由於地理位置相近，菲律賓與沙巴數百年來，互動頻繁。

府便積極索討沙巴主權，兩國還因此鬧翻，至一九八九年才恢復邦交。事隔多年，蘇祿軍竟自己上門來討地，雙方一言不和，認真打了起來。

更錯綜複雜的是，沙巴境內有近百萬名合法或非法的菲律賓移民和其後裔，其中不少是蘇祿人。「開打第一天，街上的蘇祿小販擔心受波及，一個都看不到，」拿篤商人張國民憶述：「本地人也紛紛離開避難，學校、商店關閉了一個星期，現在才逐漸恢復正常。」

我們在街角遇見蘇祿移民烏朗，他靠幫人縫補衣服為生，「現在很多人不敢出門，生意一落千丈。」七〇年代初，菲律賓南部爆發摩洛(Moro)獨立運動內戰，烏朗隨著大批難民逃難至此。當初

的避難所，如今成為他和許多難民的家。他沒想到，四十年後，戰爭再次隨之而來，「我們絕對不支持蘇祿軍，」深怕別人懷疑似的，烏朗一再強調：「那些人與我們無關，我們老百姓只想要三餐溫飽，安穩生活。」

法理斯諾爾認為，不管是菲律賓政府或蘇祿王國，沙巴領土的索討是站不住腳的，「蘇祿王國不復存在，個人不能對另一個國家索取領土主權。沙巴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，這個政治版圖是聯合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承認的。」

合併計畫，一波三折

沙巴參與共組馬來西亞，源自半世紀以前，一個人為的政治拼圖想像。「合



亞庇菲律賓難民村內，達莉雅展示等了二十年的大馬永久居留證。七〇年代菲南內戰爆發，她隨大批難民逃難至沙巴。

併是英殖民政府提出的，為的是解決殖民地尋求自治獨立的問題。」歷史學家藍吉星克從頭說起。

二戰後，亞非拉的獨立運動風起雲湧，各國國族主義高漲。眼看大勢所趨，老謀深算的英國人打起另一個如意算盤，「英政府基於軍事防禦、政治管理和經濟發展的理由，計畫先把馬來亞、新加坡、婆羅洲的沙巴和砂拉越、汶萊整合為一，如此得以繼續掌管一段時日，再落實他們自治獨立的需求。」

整個過程卻大出英國人意料。

其時的馬來半島雖由英人管治，但分屬九個蘇丹王朝，加上隔著汪洋大海的婆羅洲，要把各自為政的個體合而為一，談何容易。因此，從一九四二年計畫萌芽，統合大計一波三折，困難重重。

直至馬來亞於一九五七年獨立，英國人再次藉由首相東姑阿都拉曼(Tunku Abdul Rahman)提出合併。藍吉星克說明：「首相希望藉此控制共產活動。納入婆羅洲三邦，則是想要以當地的馬來族和原住民，平衡新加坡的華人口口比例。」其時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黨魁李光耀基於想打造市場共同體、消除新加坡共產勢力，對合體非常積極；汶萊蘇丹不想分薄石油利益，興趣缺缺；沙巴和砂拉越，一開始則無太大意願。為此，李光耀還親自飛到婆羅洲當說客。

而對於英國這個老牌殖民者而言，合併計畫勢在必行，但反對的聲浪愈來愈多——菲律賓索討沙巴主權；印尼認為馬來西亞是英國的傀儡政府，一氣之下出兵討伐；汶萊在毫無預警之下，突然發動武裝事變……，種種變故，迫

使馬來西亞成立日期一度延期，最終於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拍案。一個全新的國家，就此誕生。

東南亞的政治版圖再也不一樣。藍吉星克分析：「首先，這個政治體為消除共產勢力提供很大的便利、終結東南亞赤化的骨牌理論，締造了區域和平；第二，合併切斷了印尼在東馬的影響力，攔阻了左傾的總統蘇卡諾(Sukarno)擴大印尼版圖的野心；第三，大馬是東南亞走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路線的先驅，使之後來成為區域仿效的對象。」

軍事專家藍中華表示：「合併意味大馬取代英國對麻六甲海峽的掌控，沙巴與砂拉越則有利於控制南海，這對大馬爭取更多海上資源、按照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》進行領土擴張，都有很大幫助。」

區域局勢重新翻牌，但一般老百姓除了多了個新身分，幾乎感受不到什麼變化，一切平靜如常。「我只是隱約覺得，從此我們就要自己管自己了，」丘克海記得，代表沙巴華社在倫敦簽署協議的父親丘錫州，那天就在老家斗湖(Tawau)宣讀了〈馬來西亞宣言〉。但對他這個小學生而言，「我一心想著，以後上英文課就不用再唱〈God Save the Queen〉(英國國歌)了！」

合併初期，西馬為消滅共產勢力進入緊急狀態；政府也還在為與新加坡、印尼、菲律賓破裂的外交關係，忙得焦頭爛額，對於兩岸統一整合，根本無暇兼顧。丘克海笑言：「說來有趣，我到吉隆坡升學時，還得透過一個『海外留學機構』辦理手續！」

回首過去種種，目前任職沙巴州首

蘇祿軍與大馬政府的戰火未歇，沙巴拿篤沿海居民被疏散至鄰近的避難所，出入皆受到管制，十分不便。

席部長署助理部長的丘克海坦承，合併對沙巴有得有失：「我認為當初這個決定，還是對的。現在我們應該做的，是把東馬和西馬的界線淡化，將之視為一個整體，加深兩地人民的了解。」

砂盟四十年的革命鬥爭

只是，對於一群曾經為解放砂拉越而流血流汗的人，憑空而降的「馬來西亞」，終究難以接受。「認同它是不得已，情感上，還是有距離。」多位砂拉越解放同盟(簡稱砂盟)成員異口同聲。時勢轉移，當年滿腔熱血的少年，縱已鬢角斑白，內心深處，他們始終更願意把自己歸屬為「砂拉越人」。

一九五三年，這一群受馬克思主義和共產思想影響的華裔子弟，成立了砂盟。「我們的目標是反英殖民，讓砂拉越獨立。」曾擔任砂盟遊擊隊司令的黃紀曉透露：「為了抗議馬來西亞計畫，我們發動示威遊行、簽名連署，交給前來收集民意的庫博調查團(Cobbold Commission)。砂盟還一度計畫與沙巴、汶萊籌組『北加里曼丹合眾國』。」馬來西亞成立前夕，一連串政治變動，迫使砂盟轉入地下活動，一股武裝革命力量，也蓄勢待發。

沈澤珠記得那一天。她告訴父親要離家幾天去避避風頭，這一走，卻是整整十年沒再踏進過家門。那段打游擊戰的日子，沈澤珠畢生難忘：「為了防範政



府軍，白天不敢起火煮食，生活就是與天地鬥。」森林山路險峻、野獸水蛭出沒、物資和食物匱乏，生活條件惡劣。「我們一共犧牲了八百多位成員。」憶起並肩作戰的盟友，沈澤珠無限唏噓，卻始終無悔：「這是大時代所趨，我們是為了理想而鬥爭。」

這個大時代，其實由許多個人微小的命運組成。一九七三年，砂盟與政府和

談，沈澤珠夫妻倆隨大部分成員放下武器，走出森林。他們的盟友王連貴，則因為「革命尚未成功」，選擇留下。

王連貴回憶：「我一開始住在郊區，以鐘錶修理員和橡膠工人掩飾身分，後來愈退愈遠，才進入森林。」對於這批「堅持到底」的革命分子，政府一方面採取更嚴厲的攻擊，一方面發動溫情攻勢，「他們叫母親通過傳單和收音機對

我喊話，我始終不為所動。」一九九〇年，王連貴隨最後一批盟友走出森林，拉鋸了近四十年的革命鬥爭，總算畫上句點。在叢林間度過大半生，對他而言，最無情的不是歲月，「是生活突然失去重心，人變得很消極。」

問他可認同馬來西亞身分？王連貴直率地說：「我到現在還是不認同的！這個國家本來是不存在的嘛！」對於砂拉



何君燦(中)與砂拉越解放同盟成員，為犧牲戰友設立紀念牆(左圖)。一九六二年，砂盟發動古晉人民抗議合併計畫(上圖)。一九九〇年，最後一批砂盟成員走出森林，結束武裝鬥爭(下圖)。

(上、下/砂拉越中區友誼協會提供)



越未來的路，他說：「如果可以得到聯邦政府公平對待，也不一定要獨立。」

同為砂拉越人，馬來族基裡哈倫則屬意聯邦政府管治：「我們人口比較少，不合併很難有發展；再說，英國人時期，馬來語學校得不到發展。馬來西亞成立那天，我很高興呢！」年過七十的老人家，堪稱砂拉越改朝換代的時間證人：「我一共掛過四種國旗：一九四一年以前是英國白人國王(White Rajah)的旗，一九四二

年升日本旗；一九四五年換成英國國旗，一九六三年則是馬來西亞旗。」

馬星分家，各走各路

東馬和西馬，原來兩個陌路人，最後竟會走在一起，是一場歷史的意外。一如沒有人會預料到，合併意願最高的新加坡，因李光耀與聯邦政府的政治理念相悖，竟在短短兩年後，遭逐出聯邦。回想被迫倉促宣布獨立，新加坡報業控

股華文報集團總編輯林任君感慨：「很多人以為新加坡最後會求著復合。」

但是新加坡沒有。資源匱乏、人口稀少的新加坡，在失去大馬這個共同市場後，咬緊牙關，冒險以出口為導向，發展國際市場。林任君表示：「開放市場政策在當時是違背世界潮流的，因為引入外資容易再次受到殖民者侵入，但新加坡別無選擇，只得破釜沉舟。」

溫飽以外，新加坡的國防安全，也是

獨立建國的一大隱憂。「失去馬來西亞半島作為戰略縱深的後盾，新加坡國防能力出現巨大真空，迫使它與其他強權結盟，」藍中華分析：「新加坡選擇了美國和西方國家，這個結盟為區域戰略帶來新計算，今年三月，美國就決定在新加坡長期部署濱海戰鬥艦。」與台灣一樣，新加坡規定所有男性公民須當兵，由於幅員窄小，新兵會被送到台灣參加實戰練習。這一切，不盡然為發展自身武力，也為打造



向晚時分，新加坡河畔的克拉碼頭燈火璀璨，一片繁華。新加坡在困境中獨立建國的焦慮與榮耀，已逐漸內化成國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。

(攝影/黃世澤)



高八十八層樓的雙塔是吉隆坡地標建築物，為國油公司總部所在。石油和天然氣占國家收入四成，其中主要貢獻來自沙巴和砂拉越。

「新加坡人」的歸屬感。

「新加坡為避免族群衝突，團結國力，致力建構國族意識。」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的台灣學者曾柏文觀察到：「這個意識的建構，早期是通過共同面對的生存挑戰，後期則是通過經濟發展帶來的光榮感。」

獨立四十八年，新加坡力爭上游、奮發向上，終於譜寫出一則為世人傳頌的勵志傳奇故事，但李光耀含淚宣布獨立的戲劇性畫面、小島上缺乏資源與人力的現實，種種的「別無選擇」，依舊不斷被複誦。「這些歷史創傷經驗，確實有刻意被保留和提醒，塑造集體生存焦慮、激勵全民，並襯托建國後的成就，久而久之，成為新加坡人自我認同的一

部分。」曾柏文表示。

不比馬來西亞不同世代與族群對身分認同的犬牙交錯，新加坡子民對自我身分的認同，幾乎是異口同聲。不過曾柏文認為這個國族認同的內涵不深，底層價值沒有貫穿起來，「因為國族建構來自政府主導，過程中又壓抑到各族傳統文化，形塑出的認同徒具形式，沒有根。」

而今，身為東南亞資優生，新加坡仍感危機重重。過去三十年，新加坡為經濟、政治、社會發展等需求，大量引進新移民。今年二月，政府發布《人口白皮書》，要在二〇三〇年達到七百萬人口的目標。消息一出即引來騷動，更引發新加坡開國史上最大的示威。在這個愈來愈擁擠的城市中，土地、資源、文

化差異等社會矛盾，逐漸白熱化，「新舊新加坡人」的融合與調適，正在考驗著島國的智慧。

「新加坡永遠有它的局限，」林任君總結。過去，一手打造新加坡的李光耀，曾多次重提再合併的話題，「但馬星兩國對種族、宗教和語文等政策的差距，難以彌平。再說，沒經歷那段分合過程的年輕一輩，對大馬沒有歷史情感。要再合體，很難。」

「馬來西亞人」的國族想像

分家後，馬來西亞在「缺角」的情況下，也開始了跌跌撞撞的融合過程。內部多番擾攘後，七〇年代末，聯邦政府總算可以好整以暇，著手形塑國族概

念，人們對朦朧的「馬來西亞人」，總算有了一點真切的概念。

出生八〇年代的沙巴人鄧成威，正好趕上這個轉換的過程：「很小的時候還聽得到歌頌沙巴本土意識的歌曲，後來就被馬來西亞愛國歌取代了。」也是那個時候，全國公立學校開始實行由馬來文為主的統一教育體系。一九八一年，聯邦政府刻意順應東馬時間，將西馬的時間撥快半小時，宣示兩地統一。

兩岸的時差，可由國家的巨手劃一，但心理的隔閡，恐怕還得仰賴時間的巨手。早年，礙於交通不便、資訊傳播不發達，東西馬之間就像遠親，不及西馬和新加坡這個近鄰熟悉。東西馬人對於彼此，總是印象模糊。鄧成威忘不了，

吉隆坡市中心路口，行人匆匆。東西馬因發展不對等，掀起自治獨立課題，兩岸關係備受爭議。

初到吉隆坡，最常被問到一道題目竟是：「你們東馬人是不是住在樹上？」

西馬與東馬各方面的失衡，不是不明顯的：人口的落差、基礎建設的多寡、工商業對比農業、教育的普及……。只要回頭看看當初被趕出家門的新加坡，以及最後退出合併計畫的汶萊，分道揚鑣後，兩國各方面發展皆遠勝於己，東馬子民一想起來，難免有一肚子的委屈和冤氣，「小時候我們都覺得西馬人是壞人。」鄧成威笑著說。

於是，這些年來，一批又一批的東馬人民，絡繹不絕地遠渡南海，往西前進。他們去西馬、新加坡升學就業，也去感受東馬沒有的熱鬧和繁華。

安德魯是少數逆流而行的人。十八年前，當他初抵砂拉越，這個帶著懷舊氣息、步調緩慢、熱情樸實的「犀鳥之鄉」，一下子就吸引住這個檳城人。「這些年來，森林少了，市區的建設多了，本地人走了，外籍移工來了。」三言兩語，道出砂拉越的地理人文變化，也突顯了兩地因長年資源分配不均、經濟發展失衡而衍生的種種問題。

這位砂拉越大學社會學學院副教授，如此解讀這段特殊的兩岸關係：「西馬、沙巴、砂拉越擁有截然不同的歷史、文化和政治背景。然而由國陣(國家聯盟陣線，由代表馬來人、華人、印度人的三大政黨組成)控制的聯邦政府，過去不斷將『馬來穆斯林』的價值觀，套

用在全國各族群身上，對東馬多元族群的語言、信仰、生活、夢想和希望，尤其不了解也不珍惜。這種偏頗的國族建構，最終導向人民對彼此認知不足，也讓部分東馬人覺得受壓迫和邊緣化。」

類似的例子還有：每年，聯邦政府大肆慶祝西馬獨立日，馬來西亞成立日卻遲至二〇一〇年才列為國定假日；長久以來，西馬政府認定東馬是「加入」馬

來西亞，東馬卻堅持是「共組」，雙方理應平起平坐。這幾年，逐步解密的檔案更顯示：當年大部分沙巴、砂拉越人並不同意共組計畫，只是民意遭扭曲。種種前因後果，沙巴、砂拉越的自治課題，再次被端上台面，一時眾說紛紜。

「就算歷史真相如此，五十年了，難道還不夠讓我們修復彼此的裂痕、重建聯結和信任嗎？」安德魯反問：「我們

還要繼續沉溺於緬懷過去嗎？」

其實兩地大多數的矛盾和衝突，多源自政治舞台上的角力和各方利益的拉鋸。民間交流倒是熱熱絡絡地進行著。網路普及後，訊息傳達更方便快捷；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後，馬來西亞廉價航空投入空中交通的服務，忙碌穿梭於兩地的班機，也帶來更多對岸的消息。

南海的距離，正在逐漸縮小中。



撰文/黃子珊(經典雜誌撰述)
攝影/陳弘岱(經典雜誌攝影)

世上或許再難以找到，相隔如此遙遠的國境。

從機艙俯瞰，湛藍的海平面，古老的南海平如明鏡。海的一端是馬來西亞半島，另一端，是沙巴和砂拉越。一國兩岸，隔著整整八百公里。

歷史仍未遠去。不過半世紀前，這片蘊藏著豐富石油、天然氣和多元物種的大海，曾經在海的兩端掀起一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，繼而把兩地連為一家；卻也是因著同一片海洋，這一家人，彷彿總是隔著一道隱形的牆。

「現在大家的了解加深很多了！以前啊，東馬人若要娶西馬人，是要鬧家庭革命的！」說起荒唐的陳年舊事，東馬人不禁莞爾。

時至今日，縱然來往互動頻密，兩地一家親的聯姻也異常熱絡，但不管嫁娶、居留或工作，西馬人進出東馬，仍需申請相關證件，只因東馬的移民和出入境事務，乃由州政府掌管。二〇〇六年以前，西馬人甚至必須拿出護照，方能通關。

從麻六甲嫁到古晉的艾莎，持有限用於東馬的特別護照(類似僑胞證)。移居三年，艾莎發現這裡的生活品質比西馬優：「空氣好，又不堵車！」唯一不習慣的是：「食物不夠辣，購物商場裡

廉價航空的班機，剛從東馬的古晉飛抵西馬的吉隆坡。九〇年代出現的廉價航空，促進了兩岸交流。



南海之端的交響

馬來西亞聯邦成立五十年(下篇)

來自麻六甲的艾莎嫁到古晉，須申請准證才能工作與居留。為保護東馬人權益，對西馬人入境予以設限。

的東西也不是最新潮的。」艾莎的兩名孩子，雖同為大馬公民，卻有不同的身分：「大的在吉隆坡出生，不能享有砂拉越人權益，比如買地，所以後來我決定讓小的在古晉出生。」

居留和工作證須定期更新，除非申請成為永久居民。從西馬嫁來古晉十年的諾麗占，嫌申請程序太過繁瑣，一直沒有行動：「就像要申請外國的居留權一樣！」她給了我一個不以為然的表情：「我不懂，為什麼我要在自己的國家申請永久居留權？」

合併之初，沙巴和砂拉越的人口和競爭力都遠低於西馬，為了保護東馬人的權益，雙方同意限制西馬人入境逗留。「至今西馬律師不能在東馬執業。」致力於砂拉越人權事務的律師巴魯比安表示：「但我不認為東馬人競爭力低，我們缺乏的是教育、交通、基礎建設等資源。馬來西亞成立至今，砂拉越很多地方連一條公路都沒有增加過！」

這些年來，東馬並非全無建設，只是與西馬仍相距甚遠，對於這樣的「一國兩制」，巴魯比安實在難以釋懷，「有時候我會想，砂拉越大可走自己的路。」他兒子佐素瓦則持不同看法：「只要糾正不公平待遇，砂拉越還是合體比較好。」新世代對馬來西亞的整體意識，顯然比父執輩強烈。

馬來西亞聯邦成立以後，在風雨飄搖中度過了種種內部和外交危機，終於



在八〇年代安頓下來，大刀闊斧改善經濟。也是這個時候，嶄新亮麗的吉隆坡國際機場、一度躍為全球最高峰的國油雙塔、從南到北連接起西馬交通的高速大道……，漸漸讓這個年輕國度，開始在世界舞台嶄露頭角。

爾後，東西馬的經濟差距，亦開始漸

行漸遠——西馬逐漸轉向多元經濟，東馬則繼續仰賴原物料輸出。

天然資源詛咒？

每一天，從地底汨汨而出的石油、天然氣，還有從地面上長出來的樹木、油棕和橡膠，源源不絕地出口到世界各

地，餵養著馬來西亞經濟。如今，油棕樹儼然成為新一代搖錢樹，在原物料出口名單上，一直名列前茅。

「油棕可以製成很多產品，包括食油、巧克力、肥皂、蠟燭等。」參觀沙巴的油棕提煉廠，工廠經理哥巴拉耐心講解油棕果繁瑣的提煉過程：「每一顆



詩巫拉讓江邊，工人檢查即將運送到船上的木頭。伐木是砂拉越生態環境破壞的濫觴，

境內如今僅剩百分之五的森林。

果實從頭到尾都能加工使用，即使到最後燒成灰燼，也還可以拿來當肥料。」目前，馬來西亞是繼印尼以後，全球第二大油棕出口國，「而全馬百分之七十的油棕種植園區，都在東馬。」

弔詭的是，七〇年代還是全國富裕州屬之一的沙巴，在二〇〇九年世界銀行的統計中，卻成了最貧窮州屬。資料顯示，全國的貧窮人口，有百分之四十來自沙巴。

「或許這就是所謂的『天然資源詛咒』吧！」反對黨國會議員劉鎮東，分析大馬政治結構：「在聯邦體制下，地方本應享有較多的自主權，但馬來西亞卻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。長期以來，聯邦政府的思考模式一直以吉隆坡為中心，資源運用都集中在那裡。」

馬來西亞成立以來，由國陣主導的聯邦政府一黨獨大至今，以致民主進程和國家建設踟躕不前，也為東西馬起起落落的關係，埋下許多伏筆。其中，產油州僅分得百分之五的石油稅，以及沿海運輸政策(Cabotage Policy)，就一直引人詬病。

此海運政策規定，國外貨櫃船不能停靠東馬港口。自此，不管是台灣的零食或日本的3C產品、汽車，都「過門而不入」，先繞到西馬港口，再搭上國內運輸船隻，千里迢迢折返回東馬。東馬製造業又不發達，很多日常生活用品得仰賴西馬「進口」，久而久之，東馬人陷入「窮人吃貴米」的窘境。對照兩岸政經關係，劉鎮東甚至將之形容為「一種『再殖民』關係。」

誠然，東西馬之間很多矛盾，正是源



沙巴油棕產量占全國七成，工人正收割油棕果(右圖)。在砂拉越民都魯，國油公司與殼牌共同煉油廠，日夜不停運作(上圖)。(右/安培得攝)

自聯邦政府對西馬這個「大兒子」格外偏心。

東馬自主權限大

對此，砂拉越律師施志豪另有一番見解：「兩地的矛盾，其實不完全是西馬壓迫東馬的體現，因為目前東馬政府支配資源的權限還是很大的。」

根據憲法，聯邦賦予沙巴和砂拉越特定領域的管理自主權，包括土地、森林、移民、宗教、語言等。施志豪舉例：「過去，州政府設立、修改了很多土地條例，以便直接取得土地資源。砂拉越日益增加的土地爭議，州政府要負最大的責任。」

由此觀之，西馬政府的予取予求，正也是因為有了東馬政府的「迎合」。政權利益的結合壟斷，才是造成社會資源分配不均、貧富懸殊最大的禍根。「實



際上，也並非所有東馬人分享不到財富啊！」施志豪意有所指地說。其實，東馬不少財閥都是不折不扣的在地人，馬來西亞十五份主流中文報，就有半數掌控在砂拉越兩位華裔伐木商手中。資訊的壟斷，為東西馬錯綜複雜的問題，覆蓋上層層面紗。

為了突破資訊封閉的重圍，出生於砂拉越的英國記者克萊兒(Clare Rewcastle Brown)，就以英國為基地設立了《砂拉越報告》(Sarawak Report)和地下電台「自由砂拉越」(Radio Free Sarawak)。這兩個獨立媒體以馬來文和伊班(Iban)文為媒介語，報導過多起在位三十年的砂拉

越首席部長泰益(Taib Mahmud)和其朋黨涉嫌貪汙濫權的新聞。

克萊兒也是英國前首相布朗(Gordon Brown)的弟媳，她在回覆我的電郵中透露：「我已經遭禁止入境砂拉越，身在當地的電台主持人，人身安全也一度受到威脅。」我亦聽說，不少西馬反對黨



坐落於砂拉越民都魯的巴貢水壩於去年完工，其蓄水區相當於新加坡的面積。水壩建造迫使近萬名原住民，離開他們世代居住的雨林。

員或社運分子，都曾在機場遭拒入境，直接遣返回吉隆坡。

在砂拉越，近三十年來，因伐木、油棕種植、興建水壩等大型計畫而起的爭議，一直未曾平息。如今，砂拉越全境只剩下百分之五的森林。土地的不斷開發，迫使成千上萬的原住民，離開世代賴以為生的傳統習俗地(台灣稱之為傳統領域)。

「砂拉越原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屬於習俗地。」致力於協助原住民土地訴訟案的施志豪說明。所謂習俗地，是原住民一生的生活場景，「那裡有森林、河流、山丘、長屋、耕地、墳場，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，都建立在這片土地

之上。」施志豪喝一口咖啡，在白紙上勾勒出一個人與土地相依為命的故事。長屋是東馬原住民特有的群居形式，由十數個門戶相連而成，住著一整個大家族。他們古老的文化，也是以長屋為中心，代代相傳。

而今，利益、環境與人權的拉扯，一如電影《阿凡達》的劇情，真實地在這裡的神祕雨林上演。近年來，很多爭議已被帶上法庭，目前原住民的土地訴訟案就多達二、三百宗。

失序的發展

驅車前往民都魯(Bintulu)郊外的路上，每隔數分鐘，即有滿載木頭的大卡車，



砂拉越肯雅族人因油棕種植公司未償還土地賠償，設立路障阻攔油棕卡車進入園區。族人在路旁搭蓋帳篷，輪流看守。

笨重地與我們擦身而過。坑坑洞洞的馬路上，沙土飛揚。路的盡頭，是全亞洲除中國以外、最大的水壩——巴貢水壩(Bakun Dam)。一九九六年，大壩在國內外環保與人權分子的議論紛紛中動工。當初被迫遷移的十五座長屋、近萬名居民，也已在重置區雙溪阿剎(Sungai Asap)，展開了「現代化」的生活。

這裡離他們熟悉的河流和森林很遠。五十一歲的肯雅(Kenyah)族史天，對於過往生活依舊無限眷戀：「現在，我還是經常坐船回到水壩上游捕魚打獵。」我們借宿在史天的長屋當天，遇上停電。「水壩的供電只經過村口，我們根本沒機會用。」史天的太太瑪麗亞抱怨連

連。離開森林，他們享受不到城市的繁華，又脫離了傳統生活，很多人至今難以適從，「以前，我們只要走進森林就找得到食物，現在什麼都得用錢買。」

村子裡，木雕藝術家育佐最擅長的盾牌、刀柄和墳墓雕刻，也快要無用武之地了。年輕人都到城裡謀生，他累積了一輩子的手藝和部族文化知識，已後繼無人。

我問他，想念老家嗎？這位卡央(Kayan)族人苦笑了一下，說：「我的家，已經淹沒在幾百公尺的水底了。」大壩啟用後，族人居住的長屋和祖先長眠的墳場，已一併深埋於水底，「我最可惜那些祖墳啊！以後要怎麼告訴後代



我們的故事呢？」語畢，我們都沉默了。失去土地，累積千年的文化將不復存在，「在老家，我們生在那裡，死也在那裡。」對於國族意識形態，老人或許未有明確概念，但對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，一句話，足以說明一切。

離開郊區，車子駛入民都魯市，一股刺鼻的燒焦味馬上撲面而來，彷彿迫不及待向我們宣示：這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工業城。這裡集中了煉油廠、棕油提煉廠、木材加工廠，一字排開，幾乎是一張3D的砂拉越原物料加工地圖。

入夜，我們登上一座廢棄的燈塔，觀望近在咫尺的國油公司煉油廠。佇立於南海海畔，一支支大型燃管不斷燃燒著

對著我感嘆：「那時候，江水多清澈，還可以看見魚在水裡游來遊去。」在那個回不去的過去，河水還清，而森林還綠，天空或許和從前一樣藍，但眼前濁褐色的河水，卻隱隱透露著憂傷。

這時候，我正佇立在全馬第一長江——拉讓江(Rajang River)畔。砂拉越第二大城詩巫(Sibu)，便是沿著河岸而建。午後的江畔，碼頭上的人來人往、客船不絕於耳的引擎聲，與準備出發的水上雜貨船，交織成一幅生動的生活場景。聽說沿著長江，散落著各個部族的村落。如果要通往這些內陸村落，唯一的方式就是渡船。因為公路不發達，河流，成了串聯砂拉越子民集體記憶的重

砂拉越長屋居民以精緻木雕裝飾門面。東馬有超過三十個南島語族，人文面貌豐富(上圖)。從事蠟染三十五年的魯比，為傳統蠟染服飾巴迪(batik)上色(下圖)。



天然氣，宛如奧運火炬般，與吉隆坡國油總部所在的雙塔遙遙相望。碩大的煙囪噴出白煙，鋼鐵架上燈火通明，在黑夜之中，璀璨得像是某個慶典，但現實是：「這裡的孩子，十個之中有三個患有哮喘。」當地人無可奈何地說：「還有一次煉油廠爆炸，居民被迫連夜開車逃離。」

東西馬的族群差異

穿梭東馬城鎮之間，兩旁成片成林的油棕樹，總是叫我不知該從何想像，這片廣袤的土地上，曾經也有過蒼蒼莽莽的熱帶雨林。美麗的江河和土地，已逐漸在失序的發展中，黯然變色。

「真希望回到過去啊！」一位老者

要線索。

對比東西馬：河川和高速大道、長屋和高樓華廈……，不同空間建構出來的生活經驗，累積成兩岸迥異的集體回憶。而經歷過一連串的歷史事件以後，彼此對族群的概念，亦明顯有別。

砂拉越人黃愛莉回想念書時代，課本上清楚寫明：馬來西亞由三大種族(馬來人、華人、印度人)組成，「讀到這裡我就感到十分困惑，這跟我身處的現實不符啊！」

西馬原以馬來族為多數，因英國殖民時期引入大量華工和印度苦力，有了今日的人口雛形；沙巴與砂拉越則以南島語系部族為主，但洋洋灑灑超過三十個部族，其實擁有不同的語言、文化、

信仰和生活方式。只是，在許多官方文件上，東馬南島部族，竟落得只是面目模糊的「其他種族」，難怪黃愛莉會憤憤不平：「官方呈現出來的馬來西亞形象，我們很難有共鳴。」

正如很多東馬人也很難理解，明明東馬族群結構要比西馬多元複雜得多，為何東馬各族通婚普遍；而在西馬，不同膚色的人卻難得同桌吃飯？

西馬種族關係受重創，發生在馬來西亞成立不久後。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，一場政權鬥爭在政客煽動下，演變成種族屠殺。

一位身歷其境的吉隆坡人慨嘆道：「前一天各族同學還一起坐在食堂吃東西，事發後第二天，大家開始分開坐。就這樣，一直坐到今天。」因此，身為東馬子民的黃愛莉，向來最以當地和諧的族群關係自豪：「西馬要跳脫種族的框架，就要向東馬學習！」

沒有國籍的人

西馬紀錄片導演周澤南，不只被這種和諧包容的文化氛圍所吸引，更為對岸豐富多元的文化讚歎不已：「全世界僅剩東馬還保留長屋文化，而且還是活的。這種世族部落的生活方式，其實很接近中國傳統文化。」

致力於記錄東馬原住民課題的他，驚訝地發現，這些世代生於斯、長於斯的原住民，很多人竟然未獲得馬來西亞身分證。為了探究真相，這位出身西馬的導演無數次深入東馬內陸村落，挨家挨戶登門採訪。

「身分證是直接由聯邦政府處理的，



沙巴東海岸，一家巴瑶族人擠在破舊

不堪的小船上。巴瑶族以船為家，世代出生在船上，因而無法獲得大馬身分證，生活貧困。



印尼遊客在砂拉越古晉的清真寺禮拜。此寺由當地印度穆斯林於十九世紀中興建。東馬各族相處融洽，是多元文化社會的典範。

東馬的申請程序比西馬更為繁瑣，加上內陸交通不便、居民教育程度不高，還有官員為難，很多人一直碰釘子。沒有身分證，等於失去了所有的基本人權：教育、工作、醫藥……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們沒有投票權，所以只能在貧窮落後之中輪迴。」周澤南說。

近年來，周澤南把這些紀錄片，拿到西馬各個城市巡迴播映，但他發現，西馬人對於「另一邊」的問題，關注極少，「我們應該要主動去了解和幫助東馬人民。道義上，我們受惠於東馬的資源；政治上，大馬要打破一黨獨大的困境，得靠東馬票源；文化上，東馬遠比西馬豐富多元，非常珍貴。」

在沙巴拿篤海邊，我們就遇到一群「沒有國籍的人」。「自祖祖輩輩開始，我們就一直住在這個海岸。」烈日下，西蒂一家八口擠在一艘小船上。西蒂是巴瑤(Bajau)族，他們以船為家，四處漂流。因世代都在船上出生，沒有出生證明，迄今無法取得馬來西亞身分證，僅能以聯合國難民身分護身，繼續海上的吉普賽生活。

平常的日子，西蒂還能划著破船出去抓魚，換取米糧。一個月前，蘇祿軍入侵沙巴東海岸，軍警加強海巡，西蒂無法出海，只能到市場討些香蕉給孩子充饑。西蒂不是不知道教育的重要，「不讀書就會像我這麼笨，但沒有證件，大



位於古晉的聖若瑟大教堂，天主教徒在神父帶領下進行彌撒。受到英國殖民影響，基督教和天主教成為東馬原住民的主要信仰。

人無法工作，孩子也上不了學。」

當東馬原住民還在為遙不可及的身分證惆悵，此時卻爆出，早年聯邦政府為了鞏固種族政權，在沙巴派發身分證予菲南穆斯林和印尼非法移民的事件。此「身分證計畫」原已引起坊間諸多揣測和爭議，今年二月蘇祿軍入侵沙巴，人數日益增加的菲南移民，再度引起了人們的關注。

歷史的共業

由於地理位置相近，數百年來，菲南部與沙巴人民便來往頻繁，「在東海岸，天氣好的時候，還可以看見菲律賓島嶼。」沙巴《亞洲時報》記者艾文指

指車窗外的海岸線，「居民搭船到這裡買東西、打工，是很平常的事。」

菲律賓南部經年動亂，東馬的種植業又極度仰賴勞力，兩地一推一拉，許多人於是透過各種管道湧進來。他們沿著海岸或離島搭建木屋，與另一側奢華舒適的度假屋，拼貼成沙巴的地標風景。木屋區表面平靜，實則暗湧處處，「走私、毒品交易暗中進行，連員警都不敢進去。」艾文壓低了聲量。沙巴綿延一千四百公里的海岸線，無疑是一道敞開的天然入口。

除了菲律賓移民，從加里曼丹越境而來的印尼移民也不少。如今，沙巴境內的非公民有九十萬人，占當地人口四

沙巴亞庇的加雅島上，菲裔少年無憂無慮地玩著皮球。外來移民已逼近沙巴在地人口，為沙巴和菲律賓擾攘多時的主權爭議再添變數。

分之一，是當地族群人口結構中最大的群體。他們或為非法移民，或者持有各種證件——護照、難民證、通行卡、紅的、黃的、綠的身分證，五花八門、真偽難辨。

「說到底，這是一個歷史的共業。」出生於沙巴的時事評論員陳泓謙，嘗試理清其中脈絡：「歷史上，他們的祖先，是這片土地的主人。如今，不管有沒有合法身分，是我們用低廉的薪資，請他們承擔最辛苦的勞力工作。他們出現在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當中，他們知道哪一條路能躲開員警，他們已經非常融入這個社會了。到最後，到底誰才是『他者』？」

合體和自治之間

主張自治的當地反對黨——沙巴進步黨主席楊德利，則提出以「沙巴身分證」，區別沙巴人與其他大馬公民，「聯邦政府應該把處理身分證的權限還給沙巴，讓我們自己來決定誰是真正的沙巴人，落實真正的一國兩制。」

對於沙巴沒完沒了的貧富懸殊、非法移民、政權壟斷等棘手問題，楊德利的看法是：「如果未來情況沒有改善，而我們這一代又無法取回自主權，下一代要嘛繼續服從西馬，要嘛，則是放棄和平路線，走向更極端的鬥爭。」

其實，已經有東馬人因長期被殖民的情緒，發出退出聯邦的聲音。網路上，

有人設立了「沙巴、砂拉越退出馬來西亞」網站。我查看了一下，連署的有近七千人。

「這不是現在大部分東馬人的意願。」施志豪透露：「根據一項非正式調查，僅有少於百分之十七的沙巴人，和百分之八的砂拉越人希望獨立。其實，人民真正想要的，是公平待遇。」

「就算得到主權，能夠確保資源公平分配給所有人嗎？」施志豪一針見血，直指問題核心：「東西馬的糾葛，其實非關自主權，非關族群，是階級和政治利益問題。」

自合併到分裂，從陌生到熟悉，馬來西亞聯邦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權角力與利益競逐之下，被動地重組和解構。當年，英國人的一個異想天開，不意讓南海兩端在半世紀以來，平添了許多紛擾。而今，人們對於「馬來西亞」的過去，極欲抽絲剝繭，對於它的未來，也充滿想像。

馬星是否會再度合併？而沙巴和砂拉越最後會否退出？「一切都是未知數。」縱然曾仔細咀嚼過這場分合的每個細節，歷史學家藍吉星克仍無法臆測結局：「畢竟，國家的分合是一個流動的過程。」

不管結果如何，在時間的長河上，過往共享的集體記憶、共同有過的快樂與憂傷，必然將在彼此奔赴未來的同時，繼續交疊出對命運的共鳴。

